

《百花亭贈劍》 為唐滌生原著加上時代「註腳」

■左起：符樹旺（飾八臘內侍）、朱兆臺（飾安西王）、林穎施（飾百花公主）

粵劇名家唐滌生的《百花亭贈劍》，講的是臥底愛上敵營公主的故事，經紅伶何非凡、吳君麗、梁醒波及靚次伯演繹後傳唱多年，至今仍是戲迷的心頭之好。香港著名劇場導演毛俊輝熟稔西方劇場，私底下又對戲曲十分鍾情，無論是《情話紫釵》、《李後主》，還是改編自戲劇《德齡與慈禧》的京劇《曙色紫禁城》，都在用現代劇場的方式表達他的戲曲美學。下月初，毛俊輝將應香港藝術節之邀，帶領年輕一代的粵劇菁英與幕後星級班底，為觀眾帶來面貌一新的《百花亭贈劍》。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香港藝術節提供

唐滌生於1958年寫就的《百花亭贈劍》，故事講述江六雲奉朝廷之命潛入安西王府刺探反情，卻誤入百花亭，更與百花公主一見鍾情，贈劍訂姻緣；後身份敗露，與公主對峙為敵，忠愛難以兩全；幾經波折後，終於大團圓結局。

多年來，足本的《百花亭贈劍》上演得並不算多，但其中《贈劍》一卻卻膾炙人口。毛俊輝一直記得，當年聽到何非凡那懶懶的「狗仔腔」，驚覺戲曲也可以如此「sexy」！這次帶領一班年輕創作人新編《百花亭贈劍》，他希望帶著劇場導演的視角切入這一經典文本，作出具有當代意義的全新詮釋。

首先要做的，就是「找戲」，將掩蓋在臉譜化的設定和過於繁複的表演程式下的故事主題與人物血肉挖掘出來，細細地鋪陳給觀眾。「粵劇雖然一般都有主題，但有時主題只是放在那，不處理的。」毛俊輝笑道，「但是現代觀眾看戲，不是熱熱鬧鬧地聽你唱兩句說兩句就行了。我們希望更多的觀眾去認識戲曲，就要以他們的審美眼光來看。現代劇場要做的，是怎麼敘述故事，怎麼去發展主題，以及怎麼同演員去磨合——除了戲曲表演上的掌握，他們對戲和人物也要有深入的理解。」

豐滿每一個人物，毛俊輝笑說哪怕是原作中戲份不多的配角，也有了自己完整的故事背景。至於將百花公主與江六雲的愛情放到今天的舞台上，毛俊輝想要強調的是年輕人的追求——「百花亭」象徵着美好世界，「有愛有自由有對美好的嚮往」，身不由己的年輕人為國族、時代所裹

挾，懷揣着美好心願的他們會作出什麼樣的選擇？

戲曲可以和當代息息相關

青春版的《百花亭贈劍》，選擇了年輕一代粵劇菁英來擔綱主角，而操刀劇本的江駿傑也是一枚「小鮮肉」。他九歲學藝於朗暉粵劇團，之後曾習武生。又曾師承高潤權、司徒紹、曾湘、張汝珠等，分別學習木琴、鑼鼓及揚琴，並隨駱慶兒學習作曲編曲技巧。

做過演員，學過音樂，現在從事粵劇編劇的他自言在寫作中找到了自己與世界的聯繫。「寫東西讓我可以問問自己，聽到了什麼？看到了什麼？關懷些什麼？寫出自己想要的東西。」2012年，拿到香港藝術發展局所頒發的藝術新秀獎(戲曲)的他，有機會到上海參加首屆中國戲劇家協會「上海戲劇學院全國青年音樂家研修班」，同學仔中不乏國家一級作曲家與指揮家。這次經歷，讓他直呼過癮，不僅接觸到各種不同的劇種，看到了內地與香港戲曲生態的不同，也感受到在當代從事戲曲編劇與作曲的意義。

「看到戲曲的文本創作可以和現代的社會狀態那麼貼近，那麼息息相關。你看到一個今天的人可以那麼巧妙地放到一個古人身上。這在做的，其實就是一個時代意識的回歸。當年湯顯祖寫《牡丹亭》，其實也是當時的時裝戲，相當於今天的drama。那為什麼我們現在會覺得粵劇很有距離，很不貼地？其實當年的湯顯祖、孔尚任，也是寫給大眾看，是當時的主流娛樂呀。香港與內地不同，香港沒有經過戲改，好的方面是很多東西可以留存下來，但是又好像只得「傳統」兩字。於是現在很多人開始找一個方向，希望粵劇可以跳出框框——其實想來，這個框框也是前人定下來的。戲曲走到今天我們這一代，也應該要有新的價值觀、新的框框。正好《百花亭贈劍》就是做的這個事情。」

雕琢故事 豐滿人物



毛俊輝在排練中與男女主角講戲。

江駿傑說，改編《百花亭贈劍》，他與前輩毛俊輝的想法一拍即合。唐滌生的原劇本中，後面幾幕以及「忽然大團圓」的結局都給人以草率之感，這也正給了他們空間去創作。「我們主要做的，就是在原本的劇本中去提升主題。」江駿傑說，「粵劇的劇本比較平面，載體(表演形式)已經那麼厲害，怎麼可以再確實些地找到那個人物呢？我們要斬掉枝節，突出男女主角的愛情故事，再要從人性的角度去看，為每個人物尋找背景和合理性。」備受觀眾喜愛的《贈劍》一場盡量不動，後面顯得故事不完整的部分則大膽地發展，將故事與人物雕刻清晰，特別是結局，在嘗試了多個版本後終於選到了一個滿意的改編。

江駿傑形容改編如同是在唐滌生的劇本中「落一個註腳」。「這個註腳就是當代的香港這個社會中的我們怎麼去看這個戲。其實與唐滌生不違背，他寫了一個劇本出來，而我們這代人怎麼看這個作品呢？這是對他的回應。作品是有它的生命的，這個生命來到今天怎麼延續下去呢？我們不能只去想以前的那個社會質感，回頭路沒有意思。所以去到尾聲，我們加上一個很特別的結局，也是用了《贈劍》中很有名的唱段去做一個呼應，這也是對唐滌生先生的致敬。一個劇本有一代代的註腳，我們就是去落這個註腳。」對於江駿傑來說，劇中所加入的時代註腳，也是他對這個時代的關懷與回應。「這個戲就是講那種無奈。」他說。百花公

主與江六雲的愛情，是錯誤時間錯誤地點錯誤人物的陰差陽錯。這個措置的愛情，似乎從一開始就註定是輸。「還有『劍』，他們的愛情很美，始於贈劍；但同時劍也是權力的象徵。當這麼一個不可能成立的愛情牽上的時候，同時也有一個權力包裹着他們。這看似不可能的愛情最終經歷了那麼多，當權力在前，他們是進還是退？」

除了劇情上的改編與人物的細化豐富化，《百花亭贈劍》在舞台、服裝、造型、音樂上也做了不少新鮮嘗試。就說服裝，去除了過於複雜的功能性裝飾，色調與樣式都更貼近人物的內心與情境的表達；男女主角的妝容也顯得清新自然，很有一點偶像劇的影子。破舊立新，從來都不是簡單的事情，希望《百花亭贈劍》為粵劇探索出一條可行之路。



揚琴演奏顧紅梅(左)與音樂總監李章明。



林穎施(飾百花公主)與王志良(飾江六雲)在排練中。

緣起緣續皆敦煌 亦虛亦實盡驚喜 ——初看四度公演的《緣起敦煌》

以「敦煌」題材創作衍而生的藝術作品難以勝數，由於與敦煌相關的種種，大多已成為獨特的形象，要能突破創新確非易事。為此，便往往在慣有已成為中國古典舞的典型模式中打轉。香港舞蹈總會製作的舞蹈詩《緣起敦煌》於告別2017年迎向2018年之時，第四度搬上舞台，在葵青劇院演藝廳共演出三場，卻有意外驚喜。

三個不同層面的「緣」

舞蹈詩《緣起敦煌》於2015年8月在沙田大會堂舉行的「國際民俗舞蹈周」首演後，隨即獲國家民族委員會邀請，於翌年8月前往北京參加「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藝會演」，於北京民族宮大劇院演出，同時獲頒最佳導演獎，並引起媒體廣泛注意，在廣受好評下，10月中再搬上荃灣大會堂舞台。

作為學術指導及編劇的曾柱昭，和身兼導演及編舞的陳磊所催生出來的《緣起敦煌》，有好幾點突破創新之處。整個製作雖以僧人緣一禪修過程之感覺領悟作為邏輯推動的動力，但並無明確的故事情節，著墨於帶有哲理抽象性的一個「緣」字，也就得以擺脫了「敦煌」的具象形態，這亦正是《緣起敦煌》不稱為舞劇而以「舞蹈詩」為名之原因。

陳磊很明確指出，《緣起敦煌》追求的「緣」有三個不同層面，「人」與「佛」的關係，「在世」與「往生」的迷惑，和文化上的「東方」與「西方」的共融。首演時的結構，序幕後分三幕，加上最後的尾聲合共九場，這次第四度公演，擴大成為序幕後分五幕，加上最後的尾聲合共十二場的結構。由於前三次製作筆者都無緣觀賞，這次自未能將此精益求精的「新版」與前幾次的演出相較。但無論如何修整，這部「舞蹈詩」中的「詩」和《緣起敦煌》的「緣」，兩者所追求的都是虛中有實、實中有虛的境界，要能在舞台上經營出這種效果，存在著一定的難度。

黃仲強遺作「拼貼」出效果

如果說，《緣起敦煌》是舞蹈詩，那麼，詩

的意境很大部分便來自音樂的處理。製作中採用的音樂，突出了新世代音樂的跨文化特質，既有西方管弦樂、中國民族色彩鮮明的交響化音樂，但更多的是以中西樂器結合電子合成器(MIDI)製作的混合式音樂，展現的是過去未曾得聽的音響變化與色彩，由此帶出的是將時空感覺模糊化，將虛與實的體驗交織。

負責音樂統籌和作曲的黃仲強，不幸罹患惡疾，剛於去年12月2日病逝，觀賞此製作的前一個星期日(12月17日)，筆者剛出席了他的安樂禮拜。1989年他在香港演藝學院作曲系畢業，對劇場音樂具有獨特的敏銳感，一生為香港劇場演出作曲及設計音響，作品超過二百個。《緣起敦煌》應是他逝世前幾年的遺作，可以說是其中一部代表作。但這部舞蹈詩，只反映了他在音樂「剪貼」兼融上的才華(而非創作上)。

同時，參與音樂統籌的還有負責編舞的陳磊和林環，但從場刊所附列的「Music List」便可以看出，整個製作從序幕開場後的五幕，合共十一個分場，加上尾聲第十二場和謝幕，合共選取了最少十張CD錄音中的音樂。這些音樂有不同的作曲家、不同的手法，但都「拼貼」得流暢自然，特別是其中以西方樂器與電子音樂融合，跨界式的「New age」風格樂曲，在這個製作中都發揮了不錯的氣氛營造和形象塑造功能。

「鏡花水月」貫穿整個製作

開演前筆者心中有點忐忑，原因是這次製作，除了孫公偉、唐鑫、唐志文、胡錦明、盧仲麟幾位專業舞蹈員擔演主要角色外，其餘全是來自五個業餘舞團的舞蹈愛好者，意料之外的是，各人皆有很專業水平的表現，開始時二十多位蓮花童子的群體造型尤為突出。同時，人物造型服裝，不避濃紅艷綠，卻能在燈光配合下，營造出瑰麗色彩，諸佛菩薩面與黑紗巧妙結合，有如是在歲月氧化下的壁畫人物，正是眾生男女難分，面相難辨雌雄(第二場：法相莊嚴)。甚至反彈琵琶的雪域舞伎的舞蹈形體設計，亦不完全因循壁畫的固有形態(第四場：樂舞供養)。十二位翩翩起舞的伎樂天女，不僅服飾華美飄逸，更將



《緣起敦煌》水月觀音場景，香港舞蹈總會提供。

壁畫的飛天造型賦予了活生生的生命力(第十場：伎樂天女)，這全都從傳統的形態中脫胎而出。

舞台上呈現出來的各種形象變化，都直接間接地映照出陳磊追求的三個不同層面的「緣」。

最後一場尾聲「塵埃不染」，僧人緣一不斷滾身，灰白紗袍不斷被拖走，由此帶出捨身擔負沙塵，重現敦煌淨土的形象，可以說是對第一場「蓮生不染」的呼應。但緊扣着三個不同層面的「緣」，卻是從開始便很明確地在舞台上呈現的「鏡花水月」的意象，此一意象在第一場「水月觀音」的呈現更為清晰，到最後一場，此一意象便成為貫穿整個製作，前後呼應的主旨所在，是對「生與死」此一永恒主題的註腳。

以現代人來看敦煌，無論是歷史上、文化上的「緣」，「人與佛」，在世與永生的「緣」，儘管在敦煌藝術中都能找到各種空間去闡釋，但無論是「緣起」還是「緣散」，豈非都是鏡花水月而已？所謂「緣起性空」、「人生無常」，鏡花水月的意象在這個製作中呈現的是一種美、一種變幻亦是永恒的美，觀眾當能有所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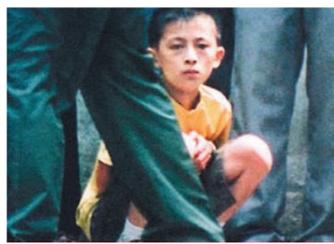
不過，第四度搬上舞台的《緣起敦煌》，據說由於加入了「水月觀音」，第七場「香音伎樂」演完，加設了中場休息。其實，就觀賞當晚的演出時間來算，上下半場合計只有八十分鐘左右，大可仍像過往一樣，一氣呵成演完，最後的感悟當會更為強烈。

文：周凡夫
刊文之際筆者知悉，《緣起敦煌》已再次獲選代表香港，參加「相約北京」國際藝術節，擬於5月1日於北京天橋劇院演出。

周末好去處

「人民影院」戶外放映： 陳果作品《細路祥》

陳果的電影，大多以香港草根階層為主角，由「九七三部曲」，到近年《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香港小市民的生活空間，往往在電影中也佔一席位。「賽馬會 iVa Everywhere 人民影院」定期帶觀眾跳出傳統戲院，走到香港不同的角落，舉辦不同的戶外放映。這次繼續在香港的公共空間為香港市民帶來不一樣的觀影經驗，選來陳果的《細路祥》在添馬公園放映，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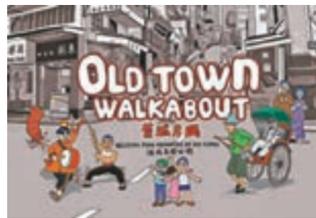


我們一同感受香港庶民情懷。
日期：3月2日 晚上7時30分
地點：添馬公園
費用全免，歡迎自攜坐墊。

「OLD TOWN WALKABOUT：舊城片隅」 活現集體回憶

PMQ元創方為你帶來全新互動展覽！「OLD TOWN WALKABOUT：舊城片隅」以五六十年代的舊上環街頭巷尾為主題，聚焦昔日鄰里關係，把往日的大城小事重現大家眼前。活動利用插畫、道具及立體錯視藝術重現舊日的生生活點滴。參觀者可以踏進傳統理髮店及舞獅等場景當中，手執懷舊道具，重訪往日足跡。其中，「飛短留長」傳統理髮店及「喜氣洋洋」傳統舞獅表演分別設於S506及H502走廊位置；而「時光隧道」立體錯視藝術則將由2月中旬起，於PMQ元創方地下展出。

是次展覽更備有懷舊換裝紙公仔作為特殊紀念品，重現舊時集體回憶。在香港社會發展初期，大多數家庭並不富裕，孩子經常以紙作樂。其後，可更換服裝的紙公仔更是大受歡迎，成為香港經典玩具之一。為讓海外旅客體驗香港舊時代玩具，紀念品特設三款不同服裝，分別象徵PMQ元創方身處的地段在歷史上不同時



期之角色。由2月中旬開始，所有海外旅客只需到訪PMQ元創方地下服務中心(SG01)並出示有效旅遊證件，即可獲得懷舊玩具換裝紙公仔一份！再到展覽場景「飛短留長」及「喜氣洋洋」拍照上傳至任何個人社交網站，並標籤#OldTownWalkabout或#舊城片隅，即可分別於Heritage PMQ(S508)及味道圖書館(H504)再獲得額外兩款不同的懷舊服裝，體驗舊時代經典玩具！特色紀念品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日期：即日起至3月31日 上午7時到晚上11時
地點：PMQ元創方
免費入場